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50

皖南事变

WAN NAN SHI BIAN

(四)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皖南事变

(四)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曹林平 编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皖南事变 (四) (50)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价: 988.80 元 (全 55 册)

第二十七章 叶挺、梁朴、项英

一 通往石井坑的隘路上

叶挺跳下马来，脸色铁青，站在被阻塞的隘路口上。阻塞，阻塞，老是阻塞，可怕的阻塞！在状元岭通向石井坑的狭窄的山路上，70多副担架停放在这里，充满着骚动与喧哗。刚刚炸开的炮弹坑冒着黑色的硝烟，齐膝的蒿草冒着火苗，矮树丛上挂着沾血的布片。重伤员的血水，从担架上滴下来，染红了半米宽的砂砾山道，给后撤的部队带来恐惧。

两个伤员丧失了理智，他们从担架上爬下来，拦在路口，撕掉了胸前的绷带，两腿叉开，用滴血的手，僵直地指着西北的几座黑云似的山丘，声音使人发悚发紧发冷：“打回云岭去！我看哪个狗娘养的敢撤！”

“我们爬也爬回云岭，死也死在云岭！”另一个伤员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声，便轰然倒地，鲜血从鼻孔和嘴角向外流。

叶挺满脸怒容，向那个伤员走过去：

“到担架上去！这里，只有我来发布命令！”

“军长！”那个伤员红如炭火的眼睛认出了叶挺，但他似乎疯

了,把那只滴血的手指向叶挺,仿佛给他下着命令,“打回云岭去!打回去!”这喊叫使人毛骨悚然。

郑冬生认出了同村好友,立即扑向那个伤员,拦腰一抱,低声说:“夏林!你疯啦!”一把将他推倒在担架上,那个伤员的双手还在担架上乱抓乱舞,受伤的狗子似地哀嚎。

几颗炮弹落在路边的斜坡上,火光一闪,喷泉般的泥沙升腾起来,洒落在担架上,弹片嘤嘤地啸叫着,冰雹般地打落在四周。云状的有毒的黄烟缓缓地横过担架队的上空,被炸弹的闪光撕碎,重又腾起、积聚、散开。

一颗炮弹在担架间炸裂,一个伤员跳跃似地飞腾起来,带血的断肢和冒烟的军帽抛到山坡上,一块拳头大的碎肉打在一个女护士的脸上,使她发出尖利的惊叫声!一丛酸枣棵子夹着一股热风扑到叶挺的脸上,在他的左颊划出了几道血丝。

大地在痛苦呻吟。

叶挺推开郑冬生,指挥担架疏散。他看见状元岭的部队已经撤退下来,眼前的一切混乱,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梦景,很像是广州起义失败。现在部队建制已乱,电线不能架设,散乱的部队和非战斗人员都听不懂号声。这种失控状态,任何指挥员都没有办法。

叶挺站在隘路口上。看着向石井坑溃退的人流,一时间忘记了身外的一切。

“军长!”他听到有人叫他。

一副担架停在他前面。躺在担架上的人颧骨高耸,脸如死灰,瘦得怕人,叶挺端详了他好久,才认出这是组织部长李子芳。这位归国的菲律宾华侨,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患有第三期肺结

核，在北移前夕，盲肠炎突发，刚刚开了刀。他似乎洞悉了叶挺的心境：

“军长，战士并不畏死，以死相拼是容易的！可是，我们的非战斗人员太多，都是革命火种……”

“李部长，”叶挺蹲在担架前，握住李子芳的枯如干柴的手，“我懂你的意思，部队已濒临绝境，突围无望。”

“应该寻求外力。江北部队显然不能救急。昔日韩侯忍辱胯下，为救部队何妨以曲求伸？目前国共尚未破裂，新四军仍为国军编制，你可以直电给蒋，请其下令解围，或可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

“这办法也许可行！”梁朴从旁建议，“即使无效，也不会有害。”

叶挺默然无语。郑冬生急忙铺在地上一条军毯，叶挺木然地坐了下去。他的目光，落在对面山坡上那棵被弹片削断的幼杉。它被拦腰折断，小小的树冠荡悠着像一只断臂，疼痛难忍，在寒风中簌簌颤抖。

叶挺产生了一种错觉：那棵挺拔的杉树，并非被炮弹炸断，它是因为承受不住过大的重量，弯曲，弯曲，再弯曲，咔嚓……叶挺全身一颤，他觉得体内的所有骨骼都断裂了，一阵屈辱涌上心头。他今天，才真正体验到“忍辱负重”的真正滋味，他听得见自己灵魂的呐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参谋处长张元寿轻轻地提醒着

“军长，越早越好。”

叶挺离开李子芳的担架，坐在路边的坡地上，僵若木石，他

双手按住手杖的抓柄，精钢的杖尖，圆锥似地插进泥沙之中。此刻，折断是那么容易，弯曲却疼痛难忍，他胸腔里填满了悲哀的往事，外面罩上了一层沉静漠然的寒冰。血丝丝的两眼直盯着眼前那棵断树。就在这一刻里，他也许感受到了人生的一切苦味，他容忍了一切，他放弃了一切，他失去了一切；也许他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

参谋处长，警卫人员，作战科的参谋，机要秘书，都静立在他左右，对军长的决策抱有迷茫的信心。只有担架上的李子芳看出叶挺真正的心态，那是一种悲伤绝望和完全的自弃，他面临着比生死抉择还难上百倍的抉择。全军的脱险、军人的自尊他全都要，却又不能两全。又有几发炮弹在灌木丛中炸开，升腾的烟柱，使他回到了现实中来：“如果能使全军解围……我个人的休戚荣辱算得了什么呢？我还有什么不应该抛弃的呢？……昔日廉颇负荆请罪，传为历史佳话，那是错误在他，而我何罪之有？我为什么老是委屈自己？……不，我不能……可是……”全军的命运犹如大山，足以把金刚压折压碎，他不能不忍辱负重了！他猛然站起，面带凄惻声调奇特地说：

“那好，我来口授电文。”

职遵命北移，到茂林地区即遭友军四面包围，其后即到处遭遇攻击。今四面被围，弹尽粮绝。如委座以为新四军仍系抗战部队，而职仍系抗战军人，则恳请立即命令各友军解围。如获成全，职当立即来渝请罪，虽死不辞。临电惶恐，伏维钧裁。职，叶挺……

叶挺口授完毕，嘱谷学清请梁朴修辞发出。而后上马直奔石井坑，把军部所有人丢在后边，他的红马和栗壳色的皮夹克，消失在山拐弯处，像一缕熄灭的火焰。

那马，在狮形山下停住，仰天长嘶。被炮击赶来的山雀，啁啾惊叫，轰然起飞。叶挺一人，脚步蹒跚，醉酒似地走进树丛，有一株倾倒的栓皮栎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停住了，像突然中弹似地摇晃了一下，栽倒下去。他坐着倾斜的树身，弯腰垂首，宽厚的双肩开始抽搐，颤抖，双泪无声地潜潜流下，一滴一滴洒落在枯草上。犹如点点寒露。

他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死寂的石井坑响起隐隐的马蹄声。蹄声急骤增大，郑冬生带领骑兵班疾驰而来。

叶挺不愿任何人看到他的失态，猛然站起，但又立即蹲下了，他觉得身躯从未有过的疲惫和沉重，那是比死更甚的悲哀。

二 叶挺的失误

狮形山下，军部临时指挥所设在一间很宽敞的北屋里。

叶挺端坐在铺着作战地图的方桌前。他像一个思路阻塞了的作家，苦思冥想，总是突不破厚厚的樊篱，揭不开沉沉的帷幕，思想的奔马疲倦了，倒卧荒沙，不再驰骋。高坦之战燃起的希望之火，在新七师狙击的弹雨中熄灭了；发给委座的电文，纯属幻想，与虎谋皮，岂能有望？

全军覆没的危险，暂时还很模糊。他站起来，在这间宽敞的青灰色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划火吸烟，不停地看表。这都不是他

平时的习惯。他急等着侦察科长的到来,以便根据他的情况报告,定下决心。

侦察科长终于到了。

叶挺向侦察科长作了个手势,要他走到铺展着地图的桌边。

侦察科长,以平板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声调,极为清晰地报告:

“一,敌四十师——九团,由荡家村、蒋家村,到达倪家村,向东流山搜索前进。这是8时20分得到的情况。

“二,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完成沥岭——沥岭西北高地——狮子山之封锁线;第二三五团,完成狮子山——椅子堂——杨家村——王家村——麒麟山之封锁线;第二三七团控制于康营附近,作为机动。

“三,我侦察兵捕获五十二师传令兵一名,这是顽军传送的命令……”侦察科长把缴获的命令送给叶挺。

叶挺迅速地溜了一眼,交给了参谋处长。

侦察科长流水账似地报告了20分钟,等于说了6个字:

重围已经形成。

新任参谋处长张元寿看到军长突然变得神色困倦,他急忙给军长一把椅子。军长坐了下来,打开地图,弓下腰身。这形象使他感到,整个的历史的重压,压在军长的背上。

张处长心中漾起一种内疚的感情,作为一个参谋人员,他未能为军长分忧。整个指挥部,在这个青砖铺地的宽大的厅堂里:包括党、政、军各方首脑和参谋人员,都沉默无声。

空气中弥漫着“走投无路”的沮丧,激荡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此时，叶挺的心理压力也许太重了。他的脑际未能出现北伐时，面临严重局面那种智慧的闪光！

张处长又重新审查了标定的地图。仰起脸来，他看见叶挺面部表情极为严肃，近于阴森，浮肿的眼眶里，失去光彩的眼睛，射出殷红色的光，眼球上布满血丝，像喝醉了酒似地摇晃了一下，撑住了抓柄手杖。

“军长！”张元寿指着地图上的榜山说，“五十二师命令第一项，显然是指我们的一纵队。命令中说，‘其余一部已西窜，有向北逃窜模样，’这说明一纵队已经向我们靠拢……这对我们很有利！”

“是的！”叶挺语音里仍含有严重的沮丧情绪，“就不知他们还有多少人，也不知赵令波能不能……”

“军长！”梁朴向他们走过来，忧心忡忡地说，“我看，目前形势未可乐观，也许到了必须借助中央的政治压力，才能解围的时候了！……”

“也只好如此了！”

谷学清立即出现在军长面前。他在硬纸夹上，用铅笔记录军长的口授。

“打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梁朴说。

叶挺点点头，然后缓缓地说：

支持四个日夜之战斗，今已濒临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南我部进攻，并按着原来协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以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叶挺
梁朴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电文的逻辑性很差，文字也不精确。由此，可以想到电文起草者当时匆忙的形态和纷乱的心境。

叶挺、梁朴把电报发出后，舒了一口气。但是，这份电文所带来的后果是值得研究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无论从军事角度和心理角度都可能有所争议。

这份电文，从叶挺、梁朴当时的心境来说，是双管齐下，是军事突围和政治交涉两手并举。无疑，是正确的方策。它会不会带来心理上的副作用呢？

叶挺为了等待中央的交涉，就必须展开石井坑的守备战，用较长的时间的固守，等待中央与蒋介石交涉成功。能否守住石井坑，关键的关键就是守住东流山。

在战斗中，有个相似的情形：一个指挥员，每当最危急的时刻，他最器重谁，就喊谁。

叶挺派刚刚从狙击线上回到军部的林志超带领工兵连去把守东流山，指定作战科长为军司令部的代表去协调东流山各部队之间的统一指挥；并指定工兵连死守东流山的咽喉之地——371高地。

三 项英回归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从东流山下的峡谷里走了出来，他们

身后跟着刘厚忠和 13 名警卫人员。

他们在八日深夜离开军部之后，便向敌人合围的相反方向穿插过去。无疑，这个穿插方向是正确的。逆网而上，只要稍有空隙，就可以从网眼里脱逃而出。

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想到：道路不熟，夜色漆黑，又无当地向导带路，在山林里像捉迷藏似地兜圈，几次穿插都没有成功，险些钻进敌人窝里，欲找空隙反碰上实体。

三支队五团是全军的后卫团，在高坦之战前，在 9 日凌晨 3 点钟，他们奉军部命令控制高岭，挡住七十九师，保障我军侧后的安全，掩护和支援二纵队攻击一四四师。

后卫团完成了后卫任务，得知全军向石井坑集中守备，他们便从高岭撤回。恰与项英一行 17 人相遇。

这种相遇，使团长徐锦树、参谋长梁金华、副团长林开风，都很惊讶：

“政委？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

就在这迎面相遇的一瞬间，项英黧黑的脸色，变成了死灰色，接着又转为涨红。他的上颚骨和下颚骨呶呶地发起颤来。正像一个人，在暗中作盗忽然被朋友熟人看到的时候，所常发生的那种现象，心理上没有准备，他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一时无法恢复到往常上下级在此情景下相逢时，应该具有的那种感情和动作上去。

“这……这……”

项英木讷了，上级在下级面前，出现这种张口结舌的窘况，他生平第一次遇到，他感到自己像站在一条晃动的小船上，马上就要晕倒了。项英本来是个极度镇定沉着的人。现在，这种冷

静的品格,不但不能救他,反而使他陷入绝境。他清醒地知道:纵有千条托辞,也难以解释为什么身着便服?为什么离开了军部?他们要去何方?为什么和自己的部队相逆而动?为什么向敌人围过来的方向潜行?

袁国平也发抖了。他站在刘厚忠的身后,虽然全身被挡住了,他还是准备如实相告。不然,这一关是过不去的。

周子昆因不首当其冲,所以提前反应过来,在项英喃喃无语时,他急忙趋前解释,说是由于昨夜大雨天黑,和军长以及司政机关失散了,因为没有向导,走错了方向。

这些理由,虽然经不住仔细推敲,但可以解脱相对无言的极为难堪的窘境。周子昆为了做得更符合自己的身份,便问徐团长,部队从哪里撤回来。

这一问,颇有点画蛇添足,3位团领导困惑地互相对望了一眼:军副参谋长竟然不知道他们五团的任务,这是可能的吗?

“那么说,你们在8日晚上就和军部失散了?”团参谋长机敏地计算了一下日期。

“是的,是的……”项英急忙打断梁金华的提问,“现在可好了,咱们一起找军部吧!”

3位团领导便不再问,跟随二营(五团前卫营)后尾,向石井坑开进。

他们一路无言。项英接受了周子昆的教训,不敢随意提问,更不作任何指示,避免和团领导交谈。这种反常的举止,使三位团领导大惑不解:军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五团前卫营到达东流山南麓时,便接到军长的命令,要五团守备东流山,立即构筑工事,并与特务团取得联系。

团首长们只和项英一行打了一声礼节性的招呼，就去勘察地形，选择阵地去了。项英深深感到他们的冷漠，心头袭来一阵悲凉。便带他的同伴们，自去石井坑寻找军部。真不知什么样的灾难在迎接他们。

他们都垂头而行。痛苦把他们的背压弯了，自感比所有人都矮了几分。只有刘厚忠例外。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无动于衷，对离队归队的是非，也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仍然腰杆英挺，步履沉着、镇定、轻捷，神态俨然。但他并不麻木，他是十分清醒的，全部身心凝注在两点上。一点是，项政委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另一点是，保证项英的生活尽可能地舒适和他生命的安全。

此时天已微明，从东流山下到石井坑，到处散乱着就地而卧的人群。10日上午，这是比较安静的时间，在这些横躺竖卧的人群里，也还能听到嬉笑打闹和沉郁悲凉的歌声。

他们尽量避开人群，沿着溪边的砂岸蹒跚地走着。可是他们不知道军部的住处，不能不走到附近的人群中去问。他们在溪边看见医院的孙医生和郑芳雪，还有一些机关人员，在给伤员洗濯绷带和血衣。他们互相间都看清了。

项英习惯地向他们扬起手，似乎还要像往日那样，用响亮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喊道：“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后面还会有许多勉励的话。可是今天，那声音只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实在无话好说。

但他却热切地盼望着同志们像往日那样，放下手中的活儿，簇拥到他身边来：问候，道贺，寒暄，听候他的指示。

他的希望落空了。孙医生、郑芳雪他们也条件反射似地站

起来，还没有迈步，只喊出一个“啊”字，就像碰到一座无形的墙，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就像蹲累了伸伸懒腰似地又蹲下去。“啊！这水好凉啊！”立即又揉搓起来，揉得特别狂热，那碧清的溪水，翻起白色的浪花，冷砭肌骨。

这种毫不掩饰的掩饰，像一把乱针似地刺痛了项英的心。他并不埋怨部下无情；他理解，只有“回避”，才能使双方都不过分为难，他甚至感激他的部下的良苦用心。

她们是佯装忙碌，其实是在偷偷地睥睨着他们，低低地议论着他们。

……

“轰！轰！”

两发炮弹在距离项英四十米的地方爆炸：砂石和烂泥喷泉似地飞溅，升腾起一股浓烟，大地在他们脚下跳动。

“防炮！”

不知谁高喊了一声，项英听不出这是在警告他还是警告所有的人。但他们一行，都无动于衷，警卫人员们都跟在首长身边，似乎能为首长挡住飞来的弹片。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都没有卧倒，也许他们在想：“再来几发冷炮吧！……”

项英的自尊心，当众受着煎熬。

参谋处长张元寿奉叶挺之命来“迎接”他们。

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急忙站起迎了上去。

“啊！政委，你们回来了！”张元寿和他们一一握手，声音里含蕴着一种惋惜，在握手的时候，依然保存了一部分往日的亲切之情。

项英双手紧握着张元寿的手，眼里充满了泪水；袁国平也急忙取下七百度的近视眼镜，抹去泪花。

“啊！张处长，咱们去见军长吧！我们……这次……”

项英仍然找不到可以说出口的措辞。

袁国平和周子昆除了自身的痛苦之外，他们所最担心的还是项英和叶挺的见面，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无法预想。但是，他们都非常明白，叶挺作为一个把荣誉看作比生命还要珍贵的军人，最痛恨最鄙视的就是“临阵脱逃”！他是绝对不会原谅他们的！

项英往日对叶挺的排斥和轻视，肯定百倍地加重了叶挺的反感，叶挺将会怎样来表示他的愤慨和深恶痛绝呢？

四 历史的局限

叶挺并不是狭隘的人，当参谋处长张元寿向他报告，说项副军长等人已经返回军部的时候，先是短暂的沉默。他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桌上的茶缸，好像极力遏制住体内沸腾起来的愤怒之情，他感到那种本能的性格的冲动与理智的克制力，在胸中激烈地冲突，许多不愉快的记忆，涌上心头。感情战胜了理智，他用极为厌恶的声调向参谋处长怒喊了一声：

“这里已经没有副军长了！”

他还想说些什么，可是，他看到张元寿那苦恼的样子，忍耐住了。

“军长！”参谋处长为难地低声说：“他们都很难过……”

“难过不能洗清耻辱！”叶挺又高叫了一声，猛然站起，在屋里转圈，好像为自己寻找出路。

“军长……”参谋处长哀叹似地叫了一声，“这种时候……”

叶挺回到座位上，紧紧地握住手杖的抓柄，久久不语。在这一瞬间，他内心的火光，照亮了三年来他跟项英的一切冲突，同时，他又念起了制约自己的紧箍咒：大局，大局，一切为了大局。是的，人人都有失误，我不是也给蒋介石发过请求解围的电文吗？

“啊，我的心情不好，说了不该说的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暂时不见为好。张处长，请先安排他们休息吧！”

“是的。”张元寿也感到叶挺要有个冷静的过程。

“你让谷秘书把中原局的电文给他们看。”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仓房，有门无窗，光线暗淡，空气潮湿，一个屋角里堆着杂乱不堪的农具，一架水车触目惊心突出在这些农具上。另一角是两个粮囤，显然已经空了，许多被泥脚踩脏的谷粒，散在四周，说明昨天筹粮人员的粗心。另一个角落堆着柴草，现在，已经铺散开来，回归者横躺竖歪地睡在上面，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监牢。

刘厚忠没有睡，他坐在门口，倚在门上，轻轻地哼着，不时地望望院外来往奔忙的人们。项英也没有睡，他背靠粮囤，一口一口地吸烟。

谷学清怀着一种近于羞惭的心情走进仓房，丝毫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尴尬的会见，看到这些平日极为亲密的首长的处境，心头升起一阵阵酸楚，他想不明白，这些久经沙场，九死一生战